



机器促使人类进化，还是退化

Do Machines Drive Human Forward or Backward

苏永健 Su Yongjian

人类为了生产、发展和进步，在过去的万年以来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媒介，而媒介也随之反过来重新塑造了人本身。在媒体、机器、算法和数据处处充斥的时代，技术的蔓延正从人类难以适应与跟进的脚步指数级递增，人类的生化算法已然被外部算法所超越，这致使我们不得已在技术面前成为了服服帖帖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规训的角色。与此同时，对技术可达性的依赖也在激化我们身体和大脑的退化和惰性，技术和机器的进步显然不惜以身体的退化为代价，“以退为进”成为了人类革新技术的常态。

《进化机》是一件由机器学习程序和可穿戴动力外骨骼组成的作品，或亦可称之为

概念性产品。其中，机器学习程序以遗传算法为策略，在展览现场中实时演化人类模型在虚拟物理环境中的身体行动，随着演化时长的增进和进化代数的累积，模型的四肢从起初的随机乱舞到后来逐渐学会了如何协调身体的平衡，并往前移动。算法以平衡度和移动距离为演化适应度的衡量标准，具有最高适应度的动作数据会同步至可穿戴动力外骨骼，当表演者穿戴在外骨骼上时，决策他身体行动的不再是肉身大脑，而是机器之脑，使穿戴者的身体受机器所教化，如婴儿蹒跚学步般缓缓行动。

我将作品命名为《进化机》，似乎是帮助人类进化之机器，但具有戏谑色彩的是，

与动力外骨骼所同步的来自算法演化的动作却是十分怪诞的。由于技术的天生不完美，演化动作不但与我们常以为的行动姿态相差甚远，还往往带有机动物性的荒诞特征，并且会有很大的几率跌倒。由此，作品试图对机器侵占人类身体之话题进行发问和深省：当人类依赖机器至连自我的身体都需要依赖算法的辅助来认知之时，这究竟是一种进化还是退化？再者，倘若我们终将迎来一个被外部算法全盘统筹的未来，我们应当如何面对一个彻底由程序所支配的肉身和生命过程？

1
苏永健
进化机
装置
2020

当代美术家



奇妙的不确定性——热可可菠菜南瓜汤
The Marvelous Uncertainty— Hot Chocolate, Spinach and Pumpkin Soup #1

王鑫焱 Wang Xinyan

从 2020 年年初开始，中国乃至世界都在发生巨变，当世界格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的情况下，我也在不停地用画笔记录我的感想。这次的展览方案主题是关于“记忆”与“生活”的，就像今年大热的电影《心灵奇旅》里面所说的——“把寻常的人生过好，才是最不寻常的事。”人生不一定必须有所大成、非富即贵，反而懂得珍惜每一次“奇妙的不确定性”，才能细细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生活就像是一杯热可可，入口微苦，但回味醇香，在回忆中是暖暖的、热热的。在今年疫情肆虐，全球人民陷入恐慌的 365 天里，我更想用力、炽热地“好好生活”——这简单的 4 个字包含了对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的珍视，人生苦短在当下的语境里更发人深思。

整件作品取名为《奇妙的不确定性——热可可菠菜南瓜汤》，也是想感慨：生活充满了奇妙的不确定性，或是惊喜或是惊吓，但我们都需“既来之则安之”，坦然以对。“好好生活”——这可能是最朴素的生活哲学，面对着充满不确定的每一天，依旧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就像是热可可菠菜南瓜汤一样，奇奇怪怪但依旧出人意料的可口美味、温暖人心。

同时，随着创作时间的增长，我通过写生积累了大量的形，不需要再被物像所影响，只是表达出了物像给我的感受；不需要去揣摩物像的形、细节，而是从对画的感觉和理

解出发，即我所认为的它的存在。我逐渐意识到，画面中一棵树或者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绘画的具象内容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关注的重点，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绘画语言，进行情感的强烈表达。这个人或者这个物像给我什么感受，才是最重要的。绘画主体的取材也大都来自潜意识中的记忆、想象碎片，我并不在乎我画的是什么，像或不像也许已经不是我绘画的重点，更关键的是，画面所传达出来的气息、感觉、温度，画笔对画布的摩擦痕迹，颜料的层层堆叠、深浅干湿，令我着迷。

在主要的展览墙面上，我展出了两张大尺寸布面油画作品，从左到右分别为：200×200 厘米的《黑手党奥杰克》和 200×300 厘米的《奇妙的不确定性》。中间墙面则展示了 25 张纸本小作品（部分装裱）和 15 件尺寸不一的现成品，其中现成品包括照片、衣物、植物、生活物件等。墙面上方绘制了部分墙绘：一只大猫以及文字“好好生活 2020—2021”。这一面墙的纸本小作品更像是这一整年的“日记”——我每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它们是我记忆的碎片，更是我和外界、和自己交流的媒介。当我在最近几年逐渐经历了身边亲人的生老病死后，我时常去深山里散步，渐渐爱上了大自然中的一切，我渐渐远离了社会现实的浮躁，享受着倚着每一棵树的温暖时光，享受和每一块石头的灵魂交流。对我来说，也许到达顶峰并不是

最重要的事情，我更享受大自然的治愈力量。我的作品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树林、石头、山脉，还有我可爱的小猫。

在地面上，这些纸雕被布置在展厅的中央，是以多件“纸雕塑”组合而成的，都是用不同种类的纸粘在一起做成的。我选择“纸”作为材料时，第一个想到我每天练习书法中国糙纸，因为这不仅仅很好地体现了传统文化，更是我的每日记录。用我每天练习使用的宣纸、糙纸一层层地叠加、粘合做成的纸雕塑，就像是把我生活过的旧时光、小碎片一点点地叠加拼合，这不仅对于日常的记录，也是把我日常生活中的思绪与记忆“固体化”“有形化”。我从最开始的一张纸，到后面有了具体形象，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时间塑型”，也就是说我刚开始是在无计划地叠加纸张，慢慢地、不断地堆积，让时间和记忆交织塑造了这批纸雕塑，而我的双手——只是我潜意识的傀儡。

“纸”也是一种很妙的材料：当只有一张纸时，它很容易被撕掉；但如果把厚厚的一层层纸粘在一起，它们就会像石头一样硬。我觉得这很有哲理，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一张纸，那么只有当我们不断地重复生活时，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加深自己存在的痕迹。

1
王鑫焱
奇妙的不确定性——热可可菠菜南瓜汤
综合材料
总体尺寸可变
2021

当代美术家